

## 秋瑾的七字绝命词

黄品兰

秋瑾临难前曾奋笔写下七字绝命词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。陶成章《浙案纪略》在“清兵获瑾于内室，贵福使山阴令李宗岳提讯瑾，瑾不作一语”下注：“‘秋雨秋风愁煞人’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，登之报上。口供则由贵福使幕友为之。”他认为这七字绝命词是他人所造作。其实不然。口供是假造，七字绝命词则非造作。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在《大通学堂档案》一文中说：“上海各报对于此案证据疑出伪造，贵福内不自安，遂于六月十九日（一九〇七年阴历——引者）电浙抚（张曾扬——引者）云：‘前呈悖逆字据，系拿获秋瑾时当场搜出。报章有意反对，乞宪鉴。……’二十日得曾扬复电云：‘……所称当场搜出，系身边搜出，抑在堂内？字据三纸，内何者系亲笔？欲查实以息邪说，非有疑也。又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‘秋雨秋风愁煞人’（周芾棠等人编《秋瑾史料》误作‘秋风秋雨愁煞人’，今依原文改正——引者）七字，有无其事？有即送核。均先电复。……’即日贵福又电浙抚云：‘钢笔字据，获秋瑾时，由地检获。会审秋瑾时，已据供认毛笔伪军制单，续据山阴李令（即李钟岳——引者）搜缴。七字在山阴李令手，已晋省。’”一九〇七年秋瑾牺牲后不久，社会上没有人怀疑这七字绝命词。相反，不少纪念他的哀诗都用了这七字绝命词。有人怀疑那是后来的事。所以秋宗章的《大通学堂档案》又说：“惟近人传说，先大姊临难以前，亲笔所书七字，不知系何人伪造，登诸报纸，实难凭信。今观贵福之电，则疑团不攻自破。李令钟岳晋省后，此七字之原稿自己缴呈浙抚存档。辛亥革

命，抚院焚毁，当已一例付诸劫灰矣。……”（见《越风》一九三七年第十期）时至今日亦有人怀疑它的存在。认为“大通学堂档案”保存至今，其中并无七字绝命词。其实道理很明白，“大通学堂档案”存于绍兴府廨，辛亥革命后，由绍兴都督王金发交秋社徐寄尘，保存在秋社中。（今存上海博物馆）由于未“焚毁”，所以得以保存。而七字绝命词，则因在杭州浙江巡抚院，辛亥革命时革命派火烧该院，遂成灰烬，因而没有保存下来。

秋瑾的七字绝命词的原句是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，后来讹传成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，久而不辨，颇有一部分人以为原句就是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。有的著作竟一律改成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。

早年，秋瑾的朋友和同志为文纪念她时，均作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。例如：一九〇七年秋瑾就难不久，她的同志陈以益等人编辑出版的《神州女报》，曾分期刊载她的遗作，先后依次题作《秋雨集》和《秋风集》。该刊还发表了佛奴的《秋瑾被害始末》，文中说：“翌晨（初五），某刑名之弟来沈宅报告，谓‘秋女士于昨晚发山阴鞠讯，连审二次，并不则声。上天平架，仍忍痛不语。勒书供状，始仅书一‘秋’字。继以再四相强，乃续成‘秋雨秋风愁煞人’一句。……是夜十二时，某刑名之弟又来沈宅，谓‘秋定杀罪，省文已转，明日黎明当即行刑。’……”由此又可见，秋瑾书写七字绝命词在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初五日（一九〇七年七月十四日），并且有人亲眼看见过。证以秋宗章《大通学堂档案》所引张曾扬与贵福来往电文，可以信其真，而且原文是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。所以，后来陈去病的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里就说：“有见之者，谓初终无所供，惟于刑庭书‘秋雨秋风愁煞人’句而已。”褚辅成《浙江辛亥革命纪实》也说她“临刑有‘秋雨秋风愁煞人’之句，传诵士林。”辛亥革命后，将杭州蒋左祠改造为秋瑾祠，祠内匾额甚多，其中有一联最为简洁有

力，曰：“六月六日，秋雨秋风”。（见陶在东《苗山今昔谈》）既记秋瑾牺牲的日子，又记其绝命词中语。一九三〇年，蔡元培为绍兴秋瑾纪念碑写碑文，说绍兴建风雨亭，“亭取‘秋雨秋风’之句以为名。咏其诗，想见其为人，流连凭吊，情不自已”。一九三三年，柳亚子在绍兴作诗纪念秋瑾，其中有“秋雨秋风无限恨，轩亭此日吊秋魂”句。周亚卫《光复会见闻杂记》：“秋瑾被杀，……《杭州白话报》登载了一幅插画，画面是波涛滚滚的浪潮，当中有一只鼓足了风帆的航船，上头题诗两行：‘秋雨秋风天欲黑，张帆暗送浙江潮’。‘秋雨秋风’是秋瑾供词中词；‘张帆’是指当时浙江巡抚张曾扬（张号筱帆）。”……

但在秋瑾的朋友中，有把这七字绝命词颠倒写成‘秋风秋雨’的。例如吴芝瑛的《哀山阴》诗：

大地苍茫百感身， 为君收骨泪沾巾；

秋风秋雨山阴道， 太息难为后死人。

诗共二章，这里抄出的是第二章。由于格律的需要，吴芝瑛才写为秋风秋雨的，并非误写。同样，上举蔡元培写的碑文说“风雨亭”的起名来自秋瑾的诗句“秋雨秋风”。这是因为如果叫做“雨风亭”，既不好听，也不合乎常语。也可能由于习惯，人们常常误认为原句即“秋风秋雨”了。二十年代末，王灿芝编辑出版《秋女侠遗集》，将这七个字题为《绝命词短语》，写作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。但是，五十年代她写的《秋瑾革命传》已纠正过来，写作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了。

郑逸梅在《我所认识的王灿芝》一文里说，他曾告诉王灿芝：“‘秋雨秋风愁煞人’这句诗，不是令先母自己的作品，而是逼供时想到他人句而应付的”。原诗出自清娄江陶澹人的《秋暮遣怀》第七句。这是因为“秋瑾喜诵前人诗，逼供时，想及这句，便写出来，作为供而不供的反抗语罢了”。这说法有一定道

理。陶澹人的全诗是：“人生天地一叶萍，利名役役三秋草。秋草能为春草新，苍颜难挽朱颜好。篱前黄菊未开花，寂寞清樽冷怀抱。秋雨秋风愁煞人，寒宵独坐心如捣。出门拔剑壮槃游，霜华拂处尘氛少。朝凌五岳暮三洲，人世风波岂能保？不如归去卧糟丘，老死蓬蒿事幽讨。”（宋章甫的《田家苦》则有“忧雨忧风愁煞人”句）。秋瑾自幼好学，读过许多书，也爱吟诵他人诗集。但是，首先她自己就很善于写诗。所以，她在刑庭出于义愤，奋然写下了这七个字，以抒胸臆，并非纯属以他人诗句来代替自己的话。陶在东《苗山今昔谈》说，秋瑾“女士富天才，自幼即好翰墨，流播人间，一时有女才子之目。所为诗词，如‘秋风愁煞人，秋雨愁煞人’等句，摇笔即来。秋丈（秋瑾父寿南——引者）屡以衰飒为诫。……”这是可信的，而且说的是早年她在湖南的事。《秋瑾集》有不少吟咏秋雨秋风的诗篇，而且常与愁字相联系。这种现象，在其前期作品中，尤其突出。秋与愁绪相联系，在旧诗词中是常见的，并非秋瑾所独创。然而，她的七字绝命词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所表达的思想感情，却与以往的秋愁诗，其中也包括她自己前期作品中的秋愁诗在内，有所不同。虽然她被捕、受刑以至牺牲时在夏天，并非秋天，她却以秋为题，是有她深远用意的。如果我们注意到她生活的后期写的《秋风曲》，就不难看出，在她笔下的秋雨秋风所引起的波澜，归根到底是对黑暗社会的鄙视、控诉和鞭挞，也就包含着对于革命充满希望。

在秋瑾笔下这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七字绝命词，乍看起来有一种萧瑟感。但其思想境界不是陶澹人诗原句所可比拟。上引蔡元培撰写的秋瑾纪念碑文中说：“秋雨秋风”，“咏其诗，想见其为人”，实在是知人之言。如果我们仔细咀嚼一下秋瑾临难前在百感交集中奋笔向敌人投去这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七个大字，不难明白她的用意是很深远的。

一九八二年春写，八三年冬再改。